

当身边的人都在说谎，每人各执一词，
你该相信谁？
真相似乎近在眼前，却不可触碰！
我们都是戏中人，是被命运操控的傀儡！



CHU BU DAO DE ZHENXIANG

触不到的真相

洋楼的密室里，一个依照古画《骷髅幻戏图》而制成的人骨装置艺术品，
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绝密历险……
孤岛的旅馆里，五男二女被困于此，几人像傀儡一
上演一场场荒诞离奇的惊魂戏……

挑战你心理承受能力的侦破游戏

马若水 著

设计：[模糊]，[模糊]

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 [模糊]

触不到的真相

CHU BU DAO DE ZHENXIANG

马若水 著



人们常说，真相总是被掩盖的。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，我们往往只能看到表象，而无法触及事物的本质。本书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揭示了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种种真相，让读者在思考中领悟生活的真谛。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触不到的真相 / 马若水著. — 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
2012.4

ISBN 978-7-219-07746-7

I. ①触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001322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覃结玲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2年4月 第1版
印 次 2012年4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746-7/I·1458
定 价 24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序幕 / 001

第一幕 / 011

尘封的谜团 / 012

密室藏骨 / 027

妖言惑众 / 044

骷髅幻戏图 / 060

第二幕 / 075

悚然的皮人 / 076

楚门岛 / 097

幻质理论 / 117

第三幕 / 135

简单游戏 / 136

冰柜里的尸体 / 157

天外来客 / 174

谁是凶手 / 189

五只青花瓷碗 / 206

第四幕 / 219

结局一 / 221

结局二 / 237

结局三 / 258

最后的结局 / 272

落幕 / 305

序幕
PRELUDE



我之所以被卷入那离奇而混乱的旋涡里，实际上源于一间密室的偶然发现。

一幢民国时期废弃多年的小洋楼，本就相传“不太干净”，如今居然发现密室，而且密室内还藏匿着一副姿势怪诞的恐怖人骨，这怎能不令人匪夷所思、浮想联翩。

经历了一连串荒诞的冒险之后，我才逐渐意识到，密室的发现绝非偶然。原来，那仅仅是一个阴谋的起点，一个诡计的开端，一个恐怖的序幕……

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不经意间就充满转机，谁又能料定我所遭遇的这些事件，究竟是福是祸，没准儿还是迟来的运气。

下面，我就讲述这个离奇的故事——

我叫马若水，是个自恃才高的年轻画家。在书画一条街上租了间铺子，楼上是画室，楼下开门做生意。画廊门楣挂有匾额，上书“作璞轩”三个大字，出自鄙人之手。所谓“璞”，就是没经雕琢的玉石；“作璞轩”，就是雕琢璞玉的地方。

正值初春，街面上那一地的阳光隐隐泛红，映在临街店面的玻璃窗上，夺目耀眼。过往行人沐浴在这霞光之中，好似镀上一层古铜色的外膜，连同这蓝天白云与天边的飞鸟，构成了一幅心醉宜人的画面。

我刚刚送走一位客户，便驻足在这片温馨的阳光下顾影自

怜。就在此刻，一阵手机铃声响起，我“喂”了一声，对方是个不太陌生的声音，“马爷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打电话的人叫康冰，是我大学时代的校友。我在国画系学习，他就读于视觉艺术系。毕业后，他动用关系去了电视台做实习编导，而后我们就断了联系。听康冰说，他在电视台里混得相当不错，似乎还被擢升为某个部门的小头目。作为编导，他有个笔名叫“康冰斯基”。

说实话，初听他的声音，我并没有想起他是谁，一番牢骚过后，我才苦笑着说道：“哈哈！原来是你，康冰斯基啊！”

程式化的几句寒暄后便转入正题，他说台里将要录制一期节目，标题为《淘宝异事》，他听闻我在字画古玩方面颇有研究，于是便求我帮他撰写第一期的剧本。

自己写的东西可以搬上银幕，这固然是非常好的事情，乍一听，我心里立时兴奋起来。

“马爷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没准你就因为这个节目的播出而闻名天下！”他故意拉长声调说。我听出他话中的隐意，看来这小子在台里磨炼得精明了不少，怎么说着说着性质就变了，好像成了我求他，还欠他偌大一个人情似的。

想到这，我打断他，“得，我说康冰啊！你别忽悠人，我就羡慕默默无闻的生活，什么名满天下的事儿你就甭扯了！”

“好，都是明白人。”康冰干笑两声，“你好好写，要深入浅出、引人入胜，故事性一定要强，而且还得兼顾专业知识，让老头儿老太太们看后既费解又明白，你懂吗？”

“低俗也要有文化，高雅也得接地气儿，是这意思吧？”我调侃道。

“高，实在是高！马爷，我看好你哦！”他稍微停顿，“对了，费用你不必担心。”

作画之余，我闲散时间颇多，喜欢胡乱写写散文杂记，反正最近闲来无事，于是便顺口答应下来，“那好，就试着写一个，有时间限制吗？”

“呃，”他登时有些犹豫，“时间是紧了点儿，不过……马爷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，我对你有十足的信心，况且仅仅是个三十分钟的短片。”

我有些不耐烦，“到底几天？”

“算今天，三天后就得上拍，下周就开播了。”

“开玩笑吗？”

“是金子就得发光不是？马爷，你发光的时候到了。”康冰的语气瞬间有些哀婉，“唉！你这么聪明，还能看不出这个？台里的领导这是特意给我穿小鞋儿，要是完成不了的话，恐怕我的饭碗就得砸了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尽力。”我容易冲动，冲动的人往往也容易轻听轻信。或许真是我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。莫笑书生终齷齪，万一雉卵变蛟龙！没人愿意窝窝囊囊过一辈子，所以对于此事，我很认真。

一夜点灯熬油，想得我脑袋都快发芽儿了。就在天刚亮的时候，一个故事新鲜出炉。我把故事整理一番后便电邮给康冰，然后根据他的意见略微修改。他大赞我的才华说：“马爷，真乃大才也！看来平日里我小视你了，没时间多聊，我现在就根据故事着手写分镜头脚本。差点儿忘了，明天开机典礼，你是主笔，务必到场，到时再详谈，地址我发你手机里，明儿见。”

这夜我辗转难眠，好不容易小睡一会儿，还梦见自己成了万人瞩目的大明星，数以百计的姑娘排成队，有的索要签名，有的饿虎扑羊般跟我拥抱……

我在一阵窃喜中醒转过来，擦了擦嘴角溢出的口水，用力晃了晃脑袋，这才从美梦中坠入现实。洗了把脸，刮了刮胡子，穿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，我，这个明日之星，上路了。

印象里那地方很美，有幢民国时期的小洋楼，上学时我经常去那里写生。

街道两侧种满了春桃树，花以素白、浅粉居多，眼下春意浓浓，正是春桃盛开之际，我可以想象——满街的桃花灿烂如霞，像雪花凌空，像白云悠悠，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香气。

坐在出租车上，我恍惚闻到了那缥缈芬芳的味道。

关于那地方的历史，我还有一点点其他的认识，是从旧报纸上看来的。据说，民国时期那里曾发生过命案：一个十恶不赦的军阀兵败下野，寓居于这座沿海城市，平时深居简出，后来不知怎的，竟信起神佛来，那幢洋楼便成为他听佛讲义之所。

且说，那个不安宁的大风之夜，呼呼的北风把黑黝黝的树木吹得高低起伏，在沉沉夜色中发出潮水般的声响。军阀咏经完毕，被一群手下簇拥着走下石阶。突然眼前寒光闪烁，天降一块棱角分明的玻璃，玻璃不偏不倚刚巧劈在军阀的头颅上，顿时血光乍现，军阀的半张脸被齐刷刷地切下来，掉在了地上。

据围观者说，那张半张脸在脱离头的一刹那，仿佛嘴角还

微微翘了翘，没人知道这是嘲讽还是冷笑……

从那之后，洋楼就荒废了若干年。

车子猛地刹住，我正欲询问，但见前方树倒屋斜，路面坑坑洼洼满是泥泞，我明白司机用意，于是结了车钱寻径而入。眼见几辆卡车满载着泥土瓦砾扬尘而过，只能感叹这一幽静之所也躲不开被拆迁的命运。

道路两旁昔日的春桃荡然无存，不知是移往他所还是就地砍伐，满目苍凉，一时间心中泛起阵阵酸楚。

眼前出现了一个茶摊，茶摊在这里经营了许久，老板也是一脸愁容，木讷地观望着来去的车辆。我买了一大杯苦涩的浓茶，不为解渴，只为怀旧。一杯掺杂着尘土和往事的苦茶下肚之后，我只能长长叹口气，继续朝里走。

还好那幢洋楼并没有破坏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历史的河流大浪淘沙，所以注定会有一些东西远离我们而去。

洋楼分三层，欧式建筑，有些哥特式，有些中国风，有些不伦不类。洋楼四周已经停靠了很多辆车，高低档次都有。门口站着几个穿帆布坎肩的人，背后都印着电视台的标志。我朝前走了几步，见康冰从楼里疾步走出来，他笑吟吟地握住我的手，“马爷啊！有劳了，这次多亏你的鼎力相助……”

“客气了。”我打量面前的康冰，他也穿着一件帆布坎肩，坎肩的每个兜里都塞满了东西。自从毕业后，我是头一次见他。他比原来更黑更胖了，下颌还留起了一撮小胡子，加之手里不断挥舞着一卷打印纸，倒真有些导演的风范。

“为什么要选这里拍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这里空置很久，而且即将拆迁，所以不用花场地费了。”他回答。

洋楼唯一可进出的门是个石窟状厚厚的拱形门洞，门洞顶凸出的是二楼阳台。此时看来，石窟门和阳台投下的阴影使门洞里格外阴暗，仿佛蕴藏着某种惊悚和未知。

我与他拾阶而上，一阵阴湿腐败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楼梯是木质的，脚踩在上面发出吱吱怪响。二楼的空间还算敞亮，但早被那些摄影器材占得满满当当，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躲过脚下弯曲盘旋的电线，一步步跟着康冰进入了一间最宽大的客室。

客室打扫得还算干净，靠墙的位置摆着一排简易的折叠椅子，里面坐满了人，烟雾缭绕的，似乎正在探讨拍摄事宜。我被突如其来的烟雾呛得直咳嗽，康冰拉过我，向屋里人介绍说：“这位就是马若水，马老师，是本集故事的作者兼顾问，大家有什么专业问题赶紧请教。”

众人纷纷与我打招呼，我抱拳拱手说：“初来乍到，多多指教。”接着，便回答了众人提出的几个剧本里的疑问。不多时，我们这一群人又被招呼到了楼下，据说文化部门的领导前来出席开机典礼，不知是谁也发给了我一件那种灰色坎肩，我穿上了，混在人群中走下楼去。

楼门口的空地上陡然变得热闹非常，我随着人群涌入观众队伍之中，举头朝刚刚铺就的红地毯看过去，只见其上站着四个大腹便便领导模样的人，多数我都不认得。就在此刻，身后一阵躁乱，两名工作人员分开人群，从中走出一位精瘦干练的老者。

只见那老者身着浅紫色绸子布仿古唐装，步伐稳健，行走生风。他发如白雪，面皮白净，脸上的皱纹相对于年纪来说显得异乎寻常的少，只有两个眼角的鱼尾纹颇深。唯独显得突兀的是，他脸上那两条眉毛却是黝黑黝黑，形如泥鳅。鹤发童颜、精神矍铄，使他看上去没有一丝暮景残光之态。

虽不敢称鹤立鸡群、气度非凡，但鄙人站在人群之中也颇显文雅，那老者一眼就瞅见了，四目相对之后，我赶紧上前俯身施礼道：“哎呀！这不是师老吗，多日不见您还是如此康健。”

“托福，托福。”师行剪停下脚步，“若水啊，最近生意可好做？”这一言语，引得众人重新打量起我来，似乎认识师行剪这样的人物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

不过，师行剪的确是个人物。

所谓乱世藏金，盛世收藏。当收藏成为一种怀旧的时尚，成为一种财富的标志，越来越多的人跃跃欲试着投身于这样一个全民淘宝的热潮之中。在这座沿海城市中，师行剪就是收藏界里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，而且还是这一角色中的佼佼者。

与师行剪的熟识，并非我趋炎附势，看人眉睫，而是与他曾共同经历过一些旧事，既然是旧事，不再赘述。

“还好，勉强度日。”我微微颌首但笑容虚假。

事后我才知晓，原来撰写剧本的任务就“得益于”师行剪。本来台里邀请他亲自执笔，他也慷慨地答应了，但一拖再拖，直到最近才对台里说自己琐事缠身，无暇撰写。台里的领导被他诓骗，虽气得咬牙切齿，但师行剪地位显赫，他们也着实没有办法，于是台里好话说尽，请求他另外物色个人选。师

行剪不知是抽了什么风，还是跟我有仇，居然点了我的大名，还说我这人虽没什么名气，但深藏不露，是收藏界的后起之秀。就这样，台里的领导如同接到圣旨一般，让我担此重任，还好我没有辜负师老鬼的“知遇之恩”，一天一夜写出个故事，也没有辱没了我“后起之秀”的名声。

燃放了一挂鞭炮，众人傻傻地鼓了一阵掌，开机仪式就草草结束了，领导坐上小车各忙各的去了。临走时，师行剪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见左右无人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若水啊，这回可是老夫提携你，嘿嘿，你可欠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哦！”

我冷笑着说：“我说师老啊，您欠我的人情也不少，这回就算相互抵消，况且这还是一招险棋，您看我为了写故事愁得头发都白了好几根，咱们扯平了。”

师行剪翻了翻眼珠，抬起腿企图来个白鹤亮翅，顺便踹我一脚，还好我身手敏捷，退后了一步，“师老，注意形象，失陪，失陪。”

当天下午的拍摄十分不顺利，一个男演员迟迟不到，一组人正等得心焦，不料男演员打电话来，说在高速路上出了事故，最早也得明早赶到。康冰急得双眼冒火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让我出演里面的一个角色，我乍听之下连连摆手，但他却一再鼓励我说：“马爷啊，你虽然形象欠佳，台词也不过关，不过我们是后期配音，只要对上口型就没有问题。至于长相吗，其实很多明星卸了妆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等会儿化妆师来了我会嘱咐她认真化，我觉得你能胜任。”

瓦片也有翻身日，东风也有转南时。这辈子，从没奢望自

己还能做一回演员，过把戏瘾。

我坐在一张条形石凳上，石凳很破旧，甚至连棱角都被磨得圆润光滑。身后矗立着的那幢老楼比石凳看起来更古老。但它不仅仅是古老，更透着阴森和诡异。一个衣着时髦的姑娘朝我翩翩走过来，手里还拎着一个银光闪闪的大箱子，她把箱子放在石凳上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堆杂七杂八的化妆用具。

“我说化妆老师，您贵姓啊？”我殷切地套近乎。

“无可奉告。再说你一群众演员哪儿这么多话！”她白了我一眼，甩了甩头，她的头发很蓬松并且染成橘红色，很像一个大大的南瓜。

“这个，能不能有劳您给我化得英俊些，嘿嘿，我听说电视上的明星，有的卸了妆之后那叫一个惨不忍睹，呵呵，我头回上镜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吸引几个异性……”我腼腆地冲着化妆师笑了笑。

她冷若冰霜，程式化地抄起那些工具糊涂乱抹，速度之快和冷淡的态度并没有让我感到作为演员的优越。当她收拾完化妆箱后，朝前走了两步，才转头很认真地跟我说：“对你来说，化与不化，都惨不忍睹！”

我看着她苗条的背影，回味着这句话究竟是赞赏还是挖苦。突然，一只黑猫从脚边掠过去，我没有心理准备，被吓了一个激灵，几秒钟过后，不知怎么，我心里开始觉得不踏实，那感觉很奇妙，说不清为什么，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。

第一幕
ACT I



尘封的谜团

楼房在盖，危桥在改，轻轨在修，道路在拓，天上的太阳依然灿烂，似乎一切都是那么正常，可在我心里，总是觉得要发生点什么。终于，在片子即将杀青的最后一天深夜，片场真的出了乱子。

那是整部影片最后一场戏，也是重中之重的一场戏，本该提前拍摄，可扮演里面一个角色的演员却一拖再拖，直到最后一天晚上才有了档期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那旧相识——师行剪。

为了让这部戏增加卖点，提高收视率，戏里很多角色都是电视台请来的名角：有唱歌的、演戏的，还有说相声演小品的。据说台里十分重视这部戏，还指望能在全中国打出一个品牌。既然故事讲述的内容与古玩有关，饰演戏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，收藏界的师大人物当然是不二人选。没想到的是，师行剪还是个老戏骨，表演天赋之强不亚于国家一级演员。

这重中之重的一场戏的内容是这样的：师行剪扮演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，无意中经过一家普通民宅时，依靠自己的学识，淘到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宋代瓷器。

一楼的大厅已被美工布置成了一所民宅模样。廉价的桌